

我在鹿湖边等一只来喝水的鹿

杨方

他们都上山去了,山上是鹿湖公园,山路婉转,风景婉约。我不上山,我坐在鹿湖边,等一只来喝水的鹿。

真的有鹿吗?

应该有。这一片山林,曾经放生过一群鹿。群鹿没入山林,饿了食野苹,渴了自然要下山,到鹿湖边喝水。鹿湖,应该不是凭空而叫的。一定有人看见过鹿来喝水,才把湖叫做鹿湖。

墨不上山,陪我在鹿湖边坐着。我们谈论鹿,我们生活的地方很少能看见鹿,但动物园里有。我们谈论远方。希望下雪的时候能去一次西藏,伊朗对中国免签了,蓝色东欧那几个国家,也是一直想去的地方。喀什的老街,我刚从那里回来,那里的建筑风格与这里完全不一样。我们也谈眼前的苟且,正在售卖的楼盘,户型不错,环境也不错。楼盘叫温泉印象,就建在鹿湖公园旁,后面有山,山下是湖,最要紧的,是楼盘紧挨着温泉。或者说,楼盘后面的山上,就是温泉涌出的地方。就好像华清池旁的骊山。楼盘近水楼台先得了温泉,因此设计者在每一套住房,都做了理想的安排,住户可以享受温泉入户的待遇。那滑滑的温泉水,只要拧开开关,就可以哗哗地流入属于自己独有的温泉池。这是一个多么诱人的买房因素。夏天我去土耳其,和大家拥挤着在棉花堡里泡温泉,因为人太多,感觉那个美丽的温泉就像一个泡脚池。我很快就回了酒店。酒店的房间里通有温泉水,有洁白如棉花堡的池子。想怎么泡就可以怎么泡。当时心里想,要是有这样的住房,买一套,多好。没想到夏天才想过的事情,秋天就有了回应。武义最著名的应该是温泉,人们来武义,大都是冲着温泉来的。人们在温泉印象买房,也自然是冲着温泉买的。

不独是温泉的原因,周边秀美的山水,没有污染的空气,纯净的水源,幽静的璟园,也是重要的因素。建筑是一门艺术,早先乡村的房屋,传统,朴素,谦卑但自得其乐。不似城里的楼房,对一切比自己矮的建筑都充满了傲慢和偏见。那些钢筋水泥组合而

成的物体,实则与大地格格不入。

我对建在乡村的房子充满好感,房屋是自然的一部分,貌似周边的植物。即便是整体规划的楼盘,也考虑到与周围山水的融合,没有把自己生硬地分离出去。田野离得那么近,水离得那么近,山离得那么近,山上有山林,山林里有昆虫,飞鸟,野花,温泉,白云,以及一些我们喜欢的事物。山鬼生活在山林里,骑着一头豹子,在石磊磊兮葛蔓蔓中穿行,她遇见的辛夷,杜若,松柏,山泉,无不美好。她遇见的公子,无不美好。我们不能像山鬼一样生活在山林里,那么,能生活在山林附近,也是好的。闲时进山走走,或许就会遇见一头在铃兰花中吃草的鹿。

鹿是偶蹄瓣动物,嗅觉灵敏,行动敏捷。我对鹿并不陌生。小时候我见过一头拴在河洲上的鹿,鹿顶着一头森林一样的鹿角,挣着绳子一圈圈奔跑,嗅着风中的气味呦呦地鸣叫。后来鹿挣脱绳子跑走了。鹿自有鹿的存在方式,我想象鹿去了自由的山林,顶着一头繁星组成的鹿角,走在飘忽不定铃兰花和羊齿叶之间,走在空气流淌,清泉潺潺的山谷。它所去的地方,无疑是世界凹坑一样静谧的地方。

我坐在鹿湖边等的鹿,也许就是小时候从我身体里出走的那一只。

鹿湖边草木葳蕤,有些树上的树叶已经变黄,但还没有到飘落的时候。有些花开过,结出了正果。有的长出毛茸茸的籽,吹一口气,就纷飞而起。只有野菊还在开,芒草后面一定有一个坟墓。人坐在自然之中,会生出对自然的敬畏。一棵大树,一株草叶,一块石头,都可能是神灵附体的本主。也有可能是某些生命生存的领地。我和墨拿出手机拍落叶,拍山石,拍蛛网和蜻蜓。蜻蜓入秋后变弱了许多,仿佛只剩下灵魂,摇摇摆摆地飞来飞去。透过秋日的阳光,能看见蜻蜓的身体是透明的。我们小心地不惊动到生灵。植物,动物,都不惊动。它们是自然组成的部分。它们在山林里,安然自处。我们在住房里,各不相干。而诸神无处不在。秋天的阳光也无处不在。墨的腿上,像是被阳光打

上了一层金黄色的蜜蜡。这样的颜色,很容易招蜂。一只峰飞过来在她的腿上叮咬了一口。这是大自然赐予她的疼痛。迅速肿起来的腿,让我们不得不开鹿湖,去山下寻找治疗的诊所。医生看了一下,懒做处理。蜂毒对人体是有益的。他说。环境好的地方,才会有蜂。在城里,想被蜂咬都不可能。

这是一个多么愉快而合理的诊断处方,本来有些沮丧,却因医生的说辞变得愉快起来。的确,山林给人的,从来不是烦恼。所有的,都要看作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包括疼痛。

到武义不泡温泉算是枉来。离楼盘不远,的萤石博物馆附近,有私密的小包间可以泡温泉。温泉水滑,可以放松身心,可以忘记世界。我在温泉水里,像一只漂浮的禽类,泊在无古无今的空白中,泊在杳然无极的时间里。

墨中了蜂毒的腿,在温泉水里泡了一会,竟然消了红肿,出来的时候,疼痛也减轻了许多。远古时候,大地上虫蛇出没,想必人类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疗伤去毒的。

出了温泉,太阳正在向西滑落下去,树木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又细又长,鹿湖处在了山林的阴影里。顺着风,我闻到了水的气息和鹿的气息。我确信鹿一定来过,这样的时刻,应该是鹿下山喝水的时候。我错过了鹿的出现。

真的有鹿吗?

当然有。看不见鹿,并不等于鹿不存在。人可以有虚妄之想。就像屈原的山鬼,每一个走进山林的人,都相信山鬼就存在于山林,虽然没有人看见过山鬼。鹿也一样。只要相信山林有鹿,鹿就一定在山林里。

为了等鹿,也许我应该在温泉印象买一套房子,我的房子,要有朝向鹿湖的窗子,要有一个面向山林的阳台,我站在窗前,站在阳台上就可以留意鹿的出没。鹿在山林鸣叫,鹿在湖边饮水,鹿在月下独行。鹿来到我的窗下,隔着几十年的时空,用穿越一切的目光,与我静静地对视。一头无视时空法则的鹿,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生命中走失的东西。

家乡的饼

杨铁金

自己的岁月,大半是在家乡的食物里,特别是家乡的饼。

麦饼是永康的招牌。通常以猪肉加咸菜或霉干菜为馅。麦饼出锅时,粉的清纯与脂的醇厚扑鼻而来,那是一种少妇的味道。小麦色的皮肤,略微发胖的身材,柔软富有弹性,热情带有温度。摸在手里,感觉到外层的薄、里面的香。第一口亲吻下去,一定要特别地、特别地温柔。否则,唇舌容易在热焰般的接触中受到伤害。

小麦饼不是年少的麦饼,只因为它长得单薄,薄得就像一张褪了色的荷叶。平摊在桌子上,又像一棵树桩的横截面。叶的脉络与树的年轮依稀可见。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坐具,或者卧具,甚至是一张被阳光染色的被单。它就这样成了食物的盛体,你将喜欢的条儿、蛋儿、片儿放上去,卷成了一个直筒。小麦饼怀着太阳与大海的结晶,因此拒绝那些条儿、蛋儿、片儿带着海水提纯物。翻卷的时候,要将下面的裙摆提起来,裹上去,免得你竖起来的时候,跑冒滴漏。

家乡有一种叫角干麦饼的面

点,也有些村庄叫做麦饼角干,或者水蒸饼。说它是永康的特产应该不为过,我问过省内各市县的朋友,只有同属于大永康文化圈的磐安与缙云才有。

它兼具饼与馒头的特点,饼是烤的,馒头是蒸的,角干麦饼是连蒸带烤的。前期程序就像做红糖馒头,要经过发面,切块。然后放在底下加水的圆底锅上部蒸烤。烤的一面硬,蒸的一面软,上面还撒了些黑芝麻,不带馅,味甜。如今,也有做成咸的,就像烤过的花卷。

它跟武义的糕干相比,制作工艺完全不同。糕干就是干糕,先把米粉蒸成薄糕,再用炭火烘干,完完全全是干货,而角干麦饼是湿的。

角干麦饼在永康话里有几种常见的意思:用于培育酵母菌的老面,零零碎碎的东西;一种几何图形。角干麦饼一词中,好像这些解释都讲得通,面是发过的,切成零零碎碎的,大约有两根指头的宽度与长度,也有棱有角。

角干麦饼作为一种日常食品,跟各种节日都不搭边,我以为它或许

是制作红糖馒头时,衍生出来一种副产品。就如女娲造人,开始捏的是小人的形状,后来就用枝条蘸着泥浆胡乱地甩了。永康的先辈们,开始是正儿八经地蒸着红糖馒头,后来将一些边角料胡乱地放在蒸笼外面的锅沿上烤,渐渐地闻到一种特别的香味。于是,一种新的食品横空出世!

不断地经过创新改造,角干麦饼也越来越具有自己的味道,成为游子外出常带的思乡载体,而在方岩风景区,成了特色旅游食品,成了胡公文化的一部分。

想起我小时候,妈妈一边烧饭,一边火急火燎地和面,切成小的条块,贴在煮着饭的铁锅边沿。饭熟了,甜滋滋、香喷喷的角干麦饼也成了。

妈妈不认字,计算与记忆能力却很强。她的心里留着许多心口相传的东西,比如给我做过这样一道算术题:一百个馒头请一百个客,大人吃一双,小依俩俩掰。问大人、小依各几何?

吃,不仅仅是吃。想着吃,会更有滋味。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我活在大陈的风里

(外一首)

写在人民日报《大陈的风》
发表一周年之际

陈加斌

我在秋天醒来
大陈的风吹开心扉。
孤独时分
母亲的那盏煤油灯
若隐若现
跳动着生命的光与火。

百年老屋的燕子窝
毛茸茸小家伙
眼睛一眨一眨
似在诉说
五代主人的苦辣酸甜。

舜耕历山披星戴月
唐樟宋祠明桥清桂子
共和国博士树
栉风沐雨
参天生长。

大陈的风吹来小阳春的杜鹃花开。
盘龙谷住着神仙奶奶
炊烟袅袅,风云际会。
我沿着石墩头的山坡走下去
大陈的风里漫山红遍
生活是一幅多彩画卷。

大陈的风里没有叹息
我没有流连忘返
拾阶而下
人生加减交给春秋冬夏。

生命,不需要同情

致星光

诗从马关垅的竹林飘来
父亲的草鞋
一直挂在腰间
那是你的佩剑。
忧从你的笔端流出
屈从的眼泪
一直是奢侈品
那仅是你的悲悯。
孤独从你的嘴巴来回
格子上的蚂蚁
一直是思想大树上的爬虫
那是你的清明。
其实,诗一直在远方
而诗人还活在当下。
假如,痛是真的
快乐正奔你而来。
难道,呻吟是无病
你的脸红
人们只看见了你的泪光
而我在星光灿烂的夜晚
努力寻找你不屈的模样
黑夜却又是那么的漫长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 :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 :0579-87117752